

经济学中的解释悖论

Explanation Paradox in Economics

初维峰 / CHU Weifeng

(北京化工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 北京, 100029)
(Institute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emical Technology, Beijing, 100029)

摘要: 经济学领域的解释悖论并不成立。第一, 经济模型并非全然错误, 从特定视角看, 确实反映了经济事实; 第二, 基于上述理由, 经济模型从相应视角出发, 能够提供正确的解释; 第三, 并非只有完全真实的表征才能具备解释力, 部分真实的表征同样能够承担解释功能, 这类表征为我们提供了具有可能性的解释路径。若要对经济现象形成更为完善的解释, 采用多元主义模型解释实为更佳选择。视角-弱温和多元主义模型解释, 既具有理论合理性, 又能有效规避解释的相对主义倾向, 从而使经济学模型对经济学现象的解释不再被视为一个奇迹。

关键词: 经济学模型 解释悖论 可信的世界 模型多元主义 视角实在论

Abstract: The explanatory paradox in the field of economics does not hold. First, economic models are not entirely erroneous; from a specific perspective, they indeed reflect economic facts. Second, based on the aforementioned reasons, economic models can provide correct explanations from the corresponding perspective. Third, it is not the case that only completely true representations can possess explanatory power; partially true representations can also fulfill the explanatory function, and such representations offer us potential explanatory paths. To form a more comprehensive explanation of economic phenomena, adopting a pluralistic model of explanation is indeed a better choice. The perspectival-weak pluralism model of explanation is not only theoretically reasonable but also can effectively avoid the tendency of explanatory relativism, thereby preventing the explanation of economic phenomena by economic models from being regarded as a miracle.

Key Words: Economic models; Explanation paradox; Credible world; Pluralism of models; Perspectival realism

中图分类号: F06; O144.2 DOI: 10.15994/j.1000-0763.2026.03.006 CSTR: 32281.14.jdn.2026.03.006

在经济学研究中, 构建模型作为一种核心方法, 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正如乌斯卡利·迈凯 (Uskali Mäki) 所言: “研究经济学就是构造模型。”^[1] 若从广义模型 (即模型为选择性表征) 定义看, 经济学在任何情景中均蕴含建模要素, 与其他学科如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及生物学等无根本差异。而从狭义模型 (基于数学应用) 定义考量, 尽管存在错误性的解读 (没有建立

数学模型, 就不是在进行经济学研究), 但该观点仍蕴含一定真实性。

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中, 诸如无摩擦平面、理想气体、完全竞争、零交易成本等一系列理想化概念, 为学科的深度发展提供了驱动力。然而, 人们审视这些概念时却时常陷入困惑——这些经过抽象简化的模型, 与现实世界中可观测的实际情况之间, 往往存在着显著的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经济学模型的哲学问题研究” (项目编号: 22BZX004)。

收稿日期: 2025年3月31日

作者简介: 初维峰 (1982-) 男, 吉林榆树人, 北京化工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教授, 研究方向为科学哲学和经济学哲学。Email: manyan920@163.com

差别。

自1953年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发表其颇具争议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The Methodology of Positive Economics)以来,经济学界就围绕不切实际的假设(unrealistic assumptions)这一议题的学术争论始终未停歇。一方面,尽管实证分析在经济学领域展现出显著优势;但另一方面,理论模型在该学科中的应用又极为广泛,以至于“经济学的培训本质上是学习一系列模型。”([2], p.10)因此,要理解经济学解释,最好通过研究模型。其次,许多人认为“理想化”是不切实际的假设,可能会简化或扭曲有待解释的对象。因此,经济学研究中,理论建模引发了一系列关于经济学模型解释能力的担忧:即使存在虚构的假设,模型能否能够提供解释;在缺乏直接经验情况下,我们是否能够相信模型的解释。更为严峻的是,可能出现“解释悖论”。

结合前文的论述,本文将按如下结构展开分析:第一节考察经济学领域的解释悖论;第二节探究理想化模型的解释能力及其存在的问题;第三节梳理经济学模型与可信世界的关系。考虑到科学解释可划分为实际性解释与可能性解释,第四节将研究经济学模型所提供的解释究竟属于哪一类。第五节对经济学模型的多元主义展开考察,最后在这一基础上提出视角-弱温和多元主义解释模型。

一、解释悖论

朱利安·瑞斯(Julian Reiss)声称,经济学的一个目标是“对经济现象给出真正的解释”,([3], p.44)这无疑是正确的。然而,经济学模型,特别是包含高度理想化的经济学模型能否解释现实世界的现象一直是经济学哲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这里的问题源于理想化引入了虚假元素,而许多解释观点要求解释项为真实。当然,此挑战并不局限于经济学,自然科学中这类问题也比比皆是。然而,经济学的一些特点使我们解决这个挑战更为困难。

第一,经济模型中那些偏离现实的结构假设,与其最终结论存在深度关联——这些模型不仅包含虚构元素,且此类元素对结果的推导过程而言不可或缺。这就使我们很难精准评估理想化处理对经济模型结果产生的具体影响。

第二,经济理论往往涉及不可观测的变量,这既可能是因为理论本身过于复杂,也可能是由于其精确性不足而难以开展测试。这种状况导致理论模型与最终用于跟数据对比的经验模型之间的关系变得脆弱,进而使验证理论模型是否与实际研究目标相契合变得困难重重。

第三,存在随意化的经验主义倾向。在经济模型构建中,经验证据的应用往往缺乏规范路径:它们很少经过计量分析或实验测试的严格检验,而是通过随意性的解释来宣告胜利。通常情况下,这仅涉及在模型与实际现象之间勾勒出模糊却看似直观的类比关系。^[4]

鉴于上述情形,瑞斯指出,存在这样一组陈述:从个体层面来看,它们似乎均能成立甚至毋庸置疑,但当将其整合在一起考量时,却会呈现出内在的矛盾性——这一现象被称为解释悖论:

- (1) 经济模型是错误的。
- (2) 经济模型仍然具有解释性。
- (3) 只有真实的陈述才能解释。([3], p.49)

面对经济学中的解释悖论,人们可通过两种路径回应:要么放弃其中一个或多个构成矛盾的陈述,要么对上述逻辑的严密性提出质疑。综合来看,针对这一问题的解答大致可归为以下三类观点:

其一,经济学模型并非是对经济现象的错误表征。它们或许忠实地呈现了解释因素,因此具备解释能力。

其二,忠实表征并非必要条件,主观层面的相似性判断,就可能足以让经济学模型实现解释功能。

其三,尽管直觉上认为经济学模型对经济现象做出了解释,但实际上这些模型并未提供真正意义上的解释。持悲观态度者认为,模型所提供的解释是虚假的,经济学家不过是对模型的解释性产生了误判;而乐观主义者则提出,

这些模型有着不同的目标，例如提供可能性解释——这类解释或许能达成某些认知目标，如助力学习深化或增进理解，但终究没有真正解释现象。

接下来，我们将考察经济学模型是否对经济现象进行了错误表征。

二、理想化模型的解释能力

尽管模型中纳入了诸多在现实世界中并不存在、甚至可能具有错误性的元素，但值得注意的是，部分与现实不一致的模型在特定维度上仍有效。基于此，哲学家们要么主张这类与现实不符的模型可能在某些方面趋近于真实，要么宣称其在抽象层面上具有真实性。迈凯提出了一种颇具启发性的观点，他认为经济学模型在抽象层面上是真实的。这意味着，这些模型并非是对真实事物所有方面的精确描述，而是在排除了不存在的情境之后，对于真实事物的某些方面的准确表征。正如其所述：“换句话说，模型在抽象上是真实的，意味着它们不表征真实事物，而是在没有干扰情况下表征真实事物。”（[3]，p.50）

在伽利略做的思想实验中，他对实验情境进行了思考，将扰动因素排除在外。以自由落体定律的发现为例，进行思想实验的人构想了这样一种情境：除地球引力外，所有影响物体下落速度的因素均被排除。迈凯将这一心智操作过程称为“通过理想化实现隔离”，^[5]即借助理想化手段排除其他所有因素（如空气阻力、其他引力场及其他作用力），进而对某一特定因果因素的作用进行隔离。由于这些被排除的因素确实会对我们所选定的目标系统产生影响，因此构建的模型在诸多方面存在误差。然而，从特定视角而言，该模型亦具有真实性：它准确捕捉了我们所关注的因果因素（即地球引力）的作用机制。总之，“理想化的一项核心功能在于辅助隔离内嵌于更大因果结构中的最小因果片段。”^[6]

瑞斯承认，上述辩护路径在科学的诸多领域中具有合法性，尤其是在力学领域。然而，

相对于物理学模型来说，经济学模型有其特殊性。“问题的关键在于，经济学模型（包括霍特林模型）在很大程度上与伽利略式思想实验存在显著差异。”（[3]，p.51）瑞斯对哈罗德·霍特林（Harold Hotelling）的空间竞争模型进行了解读，并将其视为阐释最小差异原则的理论假设。学界通常认为，经济学家普遍认可霍特林模型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其内在逻辑在直觉层面亦具有合理性。霍特林观察到，当卖方小幅提高商品价格时，并不会立即将所有业务流失给竞争对手，这一现象与早期古诺模型（Cournot model）、阿莫罗索模型（Amoroso model）和埃奇沃斯模型（Edgeworth model）的预测存在矛盾。其实，消费者在做出购买决策时，可能会考量多种因素，诸如距离、运费、经营模式、其他所需物品的销售情况等，而并非仅仅关注价格因素。

霍特林的空间竞争模型描述了在其他条件保持恒定的情况下，当商品与买方在单一维度上的空间距离存在差异时，所呈现的现象与规律。模型中假设某种商品的买家均匀分布在长度为 L 的线段上，而两个卖家 A 和 B 分别距离线段两端 a 和 b 的距离（图1）。在该模型中， B 的价格可以超过 A 的价格，而不会使 B 失去所有客户。然而， B 的价格不得超过 A 的价格加上从 A 到 B 的运输成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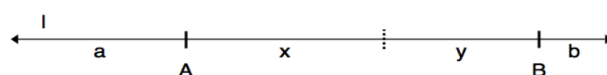


图1 霍特林的空间竞争模型

在霍特林模型中，假设的设定并非旨在排除所有扰动因素，而是为了明确特定条件下的市场行为机制。该模型的假设体系包含：企业沿无宽度与厚度的线性空间移动、运输成本与距离呈线性关联、需求具有完全无弹性等内容。

尽管模型中存在一些假设，但这些假设有助于在理论层面上理解市场行为，并为经济学家提供了有关商品定价和竞争的重要见解。瑞斯认为经济学模型，特别是理想化经济学模型并不真正表征世界；因此，他对经济学模型采用了工具主义立场。“一旦我们有了实用性，真理就变得多余了”。^[7]

然而,这种工具主义观点的合理性仍有待商榷:经济学模型是否错误地表征了经济现象?

三、经济学模型与可信世界

尽管将所有经济学模型视作为对现实世界的表征不切实际,但部分经济学家仍主张,这些模型对于理解真实的经济现象的确有作用。这引发了一个问题:此类虚构模型究竟如何对真实的经济现象进行解释的?

罗伯特·萨格登(Robert Sugden)以乔治·阿克洛夫(George A. Akerlof)的二手车市场模型与托马斯·谢林(Thomas C. Schelling)的种族隔离模型为案例,探究了模型构建者对模型与真实世界关系。这些模型的核心目标在于对特定现象进行解释。萨格登提出了一种将模型视为可信但非实际存在的世界的观点,该世界与真实世界构成平行关系,而非通过孤立抽离现实特征而形成。

可信世界(Credible worlds)的构建基于对模型的相似性理解,其并未宣称通过剔除现实世界的某些特征,仅对剩余内容进行描述来完成模型构建。然而,“可信度并不等同于真实性;它更接近于逼真性或类真性。我们将模型世界视为可信的,是因为我们可以将其视为一个可能真实的世界——不是指赋予其实际存在的正面主观概率,而是指它与我们所知道或认为知道的关于真实世界中事件的一般规律是相容的。”([8], p.18)这表明,可信世界与隔离之间存在重要差异:可信世界是基于符合一般经验规律的假设构建而成的。这些规律就我们目前所知,可能并非真实世界运作机制的组成部分,仅是在当前知识状态下,它们构成了可能真实的候选者。

在可信世界的框架下,推理过程应如何展开?萨格登在其论文中,借助如下归纳推理模式对可信世界的解释路径加以刻画,其中,R代表在现实世界中可能存在或不存在的规律,F代表一组在现实世界中可能发挥作用或不发挥作用的因果因素:

E1. 在模型世界中,R是由F引起的。

E2. F在真实世界中发挥作用。

E3. R在真实世界中发生。

因此,有理由相信:

E4. 在真实世界中,R是由F引起的。([8], p.19)

可见,此种模式唯有在理论家构建出特定模型之后方能生效——该模型需能通过若干因果因素F的作用,生成与真实世界中相应规律R(至少具备某种程度的相似性)相对应的结果。“如果我们要从模型的世界对真实世界进行归纳推断,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两个世界之间的某些重要相似性。”([8], p.23)模型世界与真实世界之间的相似度越大,我们从前者到后者的推断就越有信心。因此,可信度既不是模型被判断为解释性所必需的,也不是充分的;它只是评估模型与真实世界之间相似度程度的一个重要维度。所以,在对模型的解释观点中,基本的解释概念不是可信度,而是相似性。

根据瑞斯的理论,可信度可能受到多重因素影响,这既包括判断主体的个人因素——包括其经验储备、价值取向、成长经历及教育背景,也涉及该主体所归属的研究者社群所特有的理论偏好。进一步而言,萨格登倾向于认为解释性最终是一个心理概念;如果归纳推断可以建立在主观相似性和明显感知上,那么我们应该预期科学推理的某些方面也是如此。“只要研究共同体认为这是成功的,这就是其可信度和权威性的理由——而不是其是否遵守哲学家、逻辑学家或决策论者制定的推理原则。”^[9]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是否得出一种工具主义的观点,即认为经济学模型根本就没有表征经济现象?本文对此持否定立场。我们注意到,经济学模型能够提供具有说服力的解释;一个缺乏真实性的模型难以对经济现象形成有效的解释,这一点具有高度的直观合理性。当然,这一论断的成立,以模型解释并非主观建构、而是具有客观性为前提。

科学解释绝非是一个心理学的概念。覆盖律解释模型、因果解释、功能解释和解释的统一表述,毫无例外地认为科学解释是一个客观

活动。解释的**本体论进路**认为，科学解释应该解释出世界本身固有的关系，如因果关系。解释的**认识论进路**也认为我们是用客观的知识对被解释项进行解释的。解释模态进路，也主张揭示的模态关系是客观的关系。也许解释的语用学进路是一个例外，此理论认为解释会受到语用因素影响。但是，受到语用因素（如文化）影响是一回事，解释完全是主观的事情又是一回事。科学解释虽然会受到社会、文化和人类实践影响，但这样的解释仍然是客观的，只是这种客观不像传统实在论认为那样的客观而已。

解决以上问题的一个策略就是视角实在论。根据这种观点，经济学模型只是在某一方面正确地表征了经济学现象。也就是说，经济学模型虽然不能完全真实的表征经济现象，但确实部分地表征了经济现象。那么，根据这种观点，经济学模型可以为我们提供解释，但只是在某种程度上提供了客观的解释。换一个角度说：如果我们采用视角实在论的眼光看到经济学模型，那么经济学模型为我们提供了可能的解释。

四、实际性解释与可能性解释

尽管经济学模型所建构的是具有可信度的理论世界，但确实为我们提供了解释。只是这种解释不是实际的解释，而是可能的解释。此外，依据前文所述的视角实在论立场，经济学模型同样能够为我们提供可能性解释。这些以可能性为内核的解释方式或许能够达成特定的认知目标——例如促进知识习得或深化认知理解——但它们并非在所有方面都具备解释效力，而仅仅是在特定方面为我们提供了真正的解释。

拉斐尔·范·里尔（Raphael van Riel）对水的多元模型展开了探讨。一些研究者将水界定为离散粒子系统，另一部分则将其建构为连续介质模型。虽然水不能同时具有这两种性质，但这些模型提供了关于可能性的信息。即便模型明显偏离实际，它们仍然提供了有用的信息。

例如，将水看作离散粒子的模型同时捕捉到了水可能不是连续介质的概念。这展现了模型的多样性。里尔进一步阐释：“但是，它们产生了形式为‘可能 p 因为 q ’的真实陈述。这个指导思想是，模型之所以具有解释性质，是因为它们提供了通常被称为‘可能性如何解释’的内容，以下简称为‘HPE’。”（[10]，p.3843）

当前亟待厘清的核心议题在于，如何对实际性解释（HAE）与可能性解释（HPE）作出严格界分。学界通常依托解释理论中关于解释正确性的两类条件——即内部条件与外部条件的区分，对实际性解释与可能性解释展开辨析。其中，内部条件关乎解释的结构特征，例如演绎-律则（D-N）解释需满足演绎论证的形式要求；外部条件则涉及解释与被解释项之间的实证匹配度。由此引发的问题是：可能性解释与实际性解释是否具有相同的命题形态与结构特征？里尔对此持否定立场。

为化解以上争议，里尔将实际性与可能性这两个模态概念视为，可能性解释与实际性解释的关键差异所在。他明确指出，二者的区分并非取决于所回应问题的类型，而在于其提供的知识类型：实际性解释致力于提供关于实际解释的知识，聚焦于事物的实际存在状态；可能性解释则旨在提供关于可能解释的知识，侧重于事物的可能存在状态。正如里尔所言，“根据可能性解释策略，模型的认知意义在于它们提供关于可能性的信息。”（[10]，p.3844）因此，实际性解释有“因为 q 而 p ”这样的命题形式，与此相对应的可能性解释有， \Diamond （因为 q ， p ）这样的命题形式。显然，命题 \Diamond （因为 q ， p ）和“因为 q ， p ”不具有相同的形式，也没有表达相同的内容。

在经济学领域，也存在实际性解释与可能性解释。实际性解释通常基于历史数据、统计分析和实地观察，通过研究过去发生的经济事件来解释其原因和结果。例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美联储采取了量化宽松政策，大规模购买国债和抵押贷款支持金融市场，以刺激经济复苏。实际性解释会基于这一事件，通过分析实际的政策举措和其效果，解释为什么

美联储采取了这些政策措施,以及这些措施对经济复苏和金融市场的影响。

相较而言,经济学中的可能性解释更多依托理论模型构建、假设条件设定及情景预测方法,其分析重心在于对未来潜在经济情景的推演性分析,进而预判经济系统的变动趋势。例如,在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的宏观背景下,经济学家针对不同货币政策工具(如利率下调、货币供应量扩张等)的潜在效应展开的比较研究,具体涉及对通货膨胀率、市场利率及就业率等变量的预期影响评估,即构成可能性解释的核心内容。这类分析为政策制定者的前瞻性决策提供了理论参照框架,助力货币政策的科学设计。

总之,实际性解释和可能性解释是经济学研究中重要的两种解释方式,它们通过对已发生和可能发生的经济现象进行解释和预测,帮助我们理解经济运行的规律和趋势,为政府、企业和个人的决策提供重要参考。它们在经济学研究中相辅相成,共同推动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演进与实践效能的提升。

五、经济学模型的多元主义

无论是在自然科学领域,还是在以经济学为代表的社会科学领域,学界多数研究者似乎对简约模型持有偏好,甚至将优质模型等同于高度简化的模型。然而,这种认知不仅存在理论缺陷,实则从根本上具有误导性。正如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所指出的,尽管经济模型不可避免地存在自身局限性,但此类局限性可通过多模型的协同运用得以有效克服。罗德里克由此提出:“模型的多元主义是更好的解释手段。”^[11]他承认,部分单一模型能够对特定现象作出解释,但同时强调,必须摒弃任何现象均可通过单一模型得到解释的错误认知。“每个经济模型都像是一张局部地图,仅照亮地形的一部分”,([2], p.8)而这些模型的集合则共同构成“我们认知社会经验中无尽山丘与峡谷的最佳指南。”([2], p.2)因此,模型的多元主义是一种优势而不是劣势,应该

寻求以实现科学进步。

在实践层面上,模型于政策制定过程中所发挥的特殊功能,也为模型多元主义提供了支撑。具体而言,多样化的经济模型能显著提升我们对经济危机的预测能力。诚如沃尔特·维特(Walter Veit)所言:“事实上,我认为,接受模型多元主义可能是研究所有复杂系统,包括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的必要条件。”([12], p.100)

罗德里克主张,经济学家所应提供的并非难以操作或缺乏实用价值的高度复杂模型,而是一组简约且抽象的模型集合。这组模型中的每一个都聚焦于不同的假设性问题,旨在对特定现象的不同维度展开分析。这种观点被维特称之为弱温和的模型多元主义(Weakly moderate model pluralism)。与致力于探寻完美(通用)模型的模型单一主义(Model monism)不同,模型多元主义否认存在一个最优、精确且真实的模型。实际上,模型多元主义(Model Pluralism)本身是一个具有异质性的概念,包含多种具体形态。为明确该术语的内涵,维特通过系统性研究,将其划分为以下四类:

(1) 弱模型多元主义(Weak model pluralism)——存在诸多现象,科学家需要不同的模型来解释/预测这些不同的现象。

(2) 弱温和的模型多元主义——每种现象都有许多不同的方面,科学家需要不同的模型来解释/预测单一现象的这些不同方面。

(3) 温和的模型多元主义(Moderate model pluralism)——存在某一现象y的某一方面x,科学家需要多个模型来解释/预测x。

(4) 强模型多元主义(Strong model pluralism)——对于现象y的几乎任何方面x,科学家都需要多个模型来实现科学目标z。([12], p.96)

其实,韦斯伯格在维特之前就提出,可能不存在通用模型,甚至可能不存在针对一个具体研究问题的通用模型。与韦斯伯格对不同种类理想化的分类法所暗示的不同,维特认为科学几乎总是需要使用多个模型。“实际上,可能被视为伽利略理想化或最小理想化的东西,

实际上涉及到各种背景模型,这些模型很容易被忽略,而远离科学建模实践。这是强模型多元主义的核心论据。”([12], p.122)

在本文看来,强模型多元主义的观点有问题。第一,不应该把背景不同的一个模型,幻化成多个模型。这是一个模型,只是从不同的视角看到的同一个模型。其实,强模型多元主义也不符合事实。这类似于,由于质量差别,不同星球上存在不同的牛顿定律;由于海拔的差异,不同地区就存在不同的波义耳定律。

第二,维特的强模型多元主义太激进了,因为这是一种反实在论的观点。维特写到:“模型多元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注重实用主义和情境敏感性的立场。”([12], p.122)因此,我们应将其视作一种富有价值的概念工具,旨在对特定模型及其认知层面的贡献展开系统性思考。

本文主张弱的温和实在论。具体说,主张视角主义实在论与弱温和的模型多元主义相结合,即视角主义实在论-弱温和的模型多元主义的观点。视角实在论强调科学理论有效性依赖特定情境下的实际应用,同时明确科学知识某些方面对特定文化或历史背景的依赖性,与实在论核心原则并不抵触,由此实现了语境依赖性与实在论立场的兼容。总之,我们只能从某一个角度认识实在的局部,无法达至对整体的绝对把握。这一逻辑在经济学领域同样适用:微观经济学聚焦个体经济行为与市场局部互动,宏观经济学则着眼于国民经济整体运行规律,二者分别从不同视角解析经济现象,均构成对经济实在的部分真实认知。

本文主张弱温和的模型多元主义的理据在于:其一,该立场与科学实践相契合;其二,经济学领域中视角实在论的合理性为其提供了有力支撑。在经济学研究中,对特定经济现象的解释常常需要借助多个模型,这源于不同模型能够从多元维度阐释同一现象,且经济现象本身具有复杂性与动态性特征,单一模型难以全面覆盖其所有维度。以下将以通货膨胀现象为例对此加以说明。

通货膨胀作为经济学领域的核心研究对象,其核心内涵指向社会总体物价水平的持续

性上涨态势。对这一现象的理论解释,可借助货币供应模型、需求拉动模型、成本推动模型及预期理论模型等多元分析框架展开。通货膨胀的生成机制往往受到多重因素的耦合影响,而不同模型分别构建了独特的解释路径:货币供应模型聚焦于货币政策调整对通货膨胀的传导机制;需求拉动模型着重解析总需求与总供给的结构性失衡对物价水平的作用逻辑;成本推动模型则凸显生产成本变动在通货膨胀形成中的驱动效应;预期理论模型则将研究重心置于市场主体预期对物价走势的塑造作用。

因此,通过综合考虑和分析多个模型,我们可以更全面地理解通货膨胀现象,从而制定更有效的经济政策来应对通货膨胀带来的挑战。这也反映了经济学中的一项重要原则:多元化的解释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 and 解决复杂的经济现象。

结 论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再来考察解释悖论。第一,经济模型并非是错误的。虽然存在许多理想化模型,但它们在某一个视角确实反映了经济事实。第二,基于前一论断,经济学模型在某一个角度的确提供了正确的解释。如果要对一个解决现象做一个较为全面的解释,那么我们最好用多个模型进行解释,这也是本文提出的多元主义模型解释。第三,并非只有完全真实的,部分真事的陈述也能进行解释;这种情况的陈述为我们提供了可能的解释。

事实上,视角实在论构成上述结论的理论基石。视角实在论主张,经济学模型或陈述并非经济现象的完整表征,而仅是在特定方面表征了经济现象。由此可见,单一的模型或表述只是在某一方面解释了经济现象,这与弱温和和多元主义模型的观点相适应;对于整体经济现象而言,它们只是提供了可能的解释。所以,要对一个经济现象进行比较完善的解释,我们最好采用多元主义的模型解释。

因此,视角主义实在论-弱温和和多元主义模型不仅是合理的,而且还存在两个优点。其

一,这种科学解释避免了解释的相对主义;其二,该理论立场对实在论的支持,使得经济模型对世界的解释与预测不再被视为一个奇迹。

[参考文献]

- [1] 乌斯卡里·迈凯. 经济学中的事实与虚构: 模型实在论与社会建构[M]. 李井奎、毛捷、王长刚等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18.
- [2] Rodrik, D. *Economics Rules: The Rights and Wrongs of the Dismal Science*[M].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15.
- [3] Reiss, J. 'The Explanation Paradox'[J]. *Journal of Economic Methodology*, 2012, 19: 43-62.
- [4] Marchionni, C. 'What is the Problem with Model-based Explanation in Economics?'[J]. *Disputatio*, 2017, 9(47): 603-630; 606-607.
- [5] Reiss, J. *The Philosophy of Economics: A Contemporary Introduction*[M]. London: Routledge, 2013, 129.
- [6] Mäki, U. 'Puzzled by Idealizations and Understanding Their Functions'[J]. *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2020, 50(3): 215-237.
- [7] Reiss, J. 'Idealization and the Aims of Economics: Three Cheers for Instrumentalism'[J]. *Economics and Philosophy*, 2012, 28(3): 363-383.
- [8] Sugden, R. 'Credible Worlds, Capacities and Mechanisms'[J]. *Erkenntnis*, 2009, 70(1): 3-27.
- [9] Sugden, R. 'How Fictional Accounts Can Explain'[J]. *Journal of Economic Methodology*, 2013, 20(3): 237-243.
- [10] Van Riel, R. 'The Content of Model-based Information'[J]. *Synthese*, 2015, 192(12): 3839-3858.
- [11] Aydinonat, N. E. 'The Diversity of Models as a Means to Better Explanations in Economics'[J]. *Journal of Economic Methodology*, 2018, 25(3): 237-251.
- [12] Veit, W. 'Model Pluralism'[J]. *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2020, 50(2): 91-114.

[责任编辑 王巍 谭笑]

